

昨天,我看了一个电影:蒂姆·伯顿的《大眼睛》。

今天,我看了另一个电影,德国院线名叫《诺贝尔获奖者的妻子》。

第三个电影,我还没看,因为还没拍出来。但我相信,不久的将来,会有。

前两个电影,跟两个女人有关。其实,跟所有女人有关。

《大眼睛》的故事来自真实的原型——美国女画家玛格丽特·基恩。她离婚了,领着幼小的女儿到一个新城市谋生,最可怕

难就是没钱。她找工作,业余时间去街上给人画肖像挣钱,于是,她认识了第二个丈夫基恩先生——一个假画家。接下来的故事就是玛格丽特的画,由丈夫负责推销。因为署名是基恩,在画开始受到欢迎,畅销之后,丈夫明确了他们的分工:玛格丽特负责画,他负责出名……丈夫变成了假冒的画家。

这种状态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,最后玛格丽特离开的原因并不完全是丈夫的欺骗行为,而是怕女儿受到丈夫的伤害。之后,她在法庭上证明自己不是那些大眼睛画的真正作者,老实说,这并没让我长出一口气,我在想,她为什么能这么长时间忍受这种状态?

第二个电影《诺贝尔获奖者的妻子》,没有解答我的疑问。这个故事里的妻子,与玛格丽特有相似的经历,她替丈夫写了作品,丈夫负责出名,最后获得了诺贝尔奖。她在丈夫获奖的夜晚决定离开丈夫。她忍

受了更长的时间,虽然这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,但逻辑更真实了。

她的丈夫获奖感言中对她的感谢,恶心了她;她好像刚刚看到自己这些年生活的真实面目。她决定离开时,生活阻止了她,用夺走她丈夫生命的方式阻止了她,把她永远留在“妻子”的位置上。这也意味着,她永远也无法变成一个作者,虽然她写了那么多本书。

这个故事里的妻子也许意识到了自己的命运,她威胁那个传记作

者,假如他敢尝试写出真相,她将起诉他。这是两个人之间的秘密,一个人去世了,她便是唯一的证人!

大眼睛玛格丽特这么做是为了生存;第二个女人这么做是为了爱情,她爱上了一个作家,一个不太会写作的作家,她把自己的天赋献给了他……最后,在诺贝尔奖的巨大轰鸣中,她才从几十年的昏睡中醒过来——她才是那个真正应该获奖的人。这时,决定她曾经行为的那个理由——爱情,被铲除了。她的获了诺贝尔奖的丈夫,被她的醒悟和离开气死了。临死前,他问她:你爱我吗?她说,我爱你。他说,你是个骗子。至此,虽然是很辛辣的讽刺,但他们终于般配了,两个骗子,旗鼓相当。

一个为了生存这么做的女人,最后发现她所付出的代价,几乎覆盖了她的生存,像一个活在债务中的人,有钱,却还不完债。一个为了爱情这么做的女人,最后发现,爱情被置换了,爱情被欺骗置换了。他们

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睿智女人,懂得宠爱自己,将幸福感和轻松感放大,给自己注入正能量。除了买向往已久的美裳、吃米其林餐厅美食,读心仪的好书,还有什么方式能宠爱自己一下呢?

唱歌。当人处于紧张、焦虑甚至悲伤的时候,会产生负面情绪。而喜欢的歌曲能促使感情得以宣泄,情绪得以纾解,从而调节心态。唱歌是一件愉快的事情,很多人喜欢和朋友会聚一起包厢唱歌,增进友谊,舒缓压力。如果对自己唱歌水平没有信心,或者争不过“麦霸”,那就独自去唱!这也常见,很多人都会自己订一个小包房唱个够,或是偷偷地练习,准备在公共场合

一鸣惊人。所以,放心大胆地用唱歌来减压吧!

弃衣。那些似乎永远也穿不上的修身衣服,尽量送人或者卖出去,做公益活动捐献也是很温暖时尚的举动。这些衣服长期被冷落在衣柜里,其实总

不少惊喜:有些发型颠覆了刻板的形象,有新鲜感和青春感;有些发型会让我们一下子看到了十年前的自己,仿佛穿越回到过去那种单纯的时光;有些发型令你焕然一新,更加时尚。发型变了,搭配的衣裳也随之变化以相衬,你看上去不再平凡,变得时髦和充满个性。

即使没有上天的眷顾,作为潮人依然要宠爱自己,让自己拥有有趣的灵魂。与其羡慕别人的家世,不如庆幸自己有独立的追求和自主的品位。在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,许多事情都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压力,增加情趣。一旦开始做出改变,你就能体验到生活的乐趣,改变带来的热情与满足。

真正地宠爱自己吧,活出精彩而又璀璨的人生。

给家里的小孩订了份杂志,每月一本邮递到家的。订阅信息是在朋友圈看到的,订阅渠道是在网店完成的,支付是用手机支付工具付款的,这三个动作都是数字化产物,但换来的却是一本散发着纸香的实体出版物。想想,也挺神奇的。

杂志虽是给小孩订的,但也满足了自己的一个情结:每月上门的快递员中,有一位是送杂志来的,拆开包装,与孩子一起阅读、讨论,这种情境仿佛属于上个世纪,但它却能带来一种确切的幸福感。不得不说,某种踏实与接地气的感觉,的确只能通过一些传统的事物获得。

为什么会有订阅报刊情结?这要追溯到中学时代。那时每年都有个订报季,通常班主任会在自习课时,拿来一本厚厚的订阅手册,让学生们轮流翻阅,最后告知老师订阅结果。

对我来说,那是一个多么令人心情复杂的时刻。打开订阅手册,上面展示着诸多报刊名称,几乎每一个名称都意味着一个遥远的、等待发现的

新世界。如果我的家庭经济条件好些,会毫不犹豫地在中钟情的名称上都画上一个圈,遗憾的是,那时的零花钱实在有限,每年只能订一份最便宜的中学生文学报纸,每周只出一期。

每周的某节自习课,班长会从班主任那里抱回来一摞学生订的报刊,分发给它们的订阅者,那是大家都在等待的美好时刻,每位拿到属于自己订阅品的学生,都迫不及待地投入到阅读当中去,平时热热闹闹的自习课堂,起码在这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,是安静的。

我们这些只订阅了薄薄一份报纸的学生,看完之后,就只能羡慕地等待那些手头拥有厚厚一沓报刊的学友们了,等待他们阅读完,就立刻厚着脸皮前去借阅。有的同学豪爽,干脆就送出了,有的同学比较珍惜,明明答应借了,手指还捏着不肯放,叮嘱着不要弄破了,要保持崭新的状态送回来。

是的,保持报纸没有皱褶很重要,因为一年到底,要把积攒的报纸装订起来,这样就拥有一份厚重的合订本了,在无书可读的日子,这本合订本就是“解渴”的重要资源。

现在是网络时代,与编辑部之间的联系,也多通过数字渠道进行了,收到的报纸刊物,自然也少了许多。但好在已经留存了一屋子的“存货”,将来想要回忆,翻翻过去的信封,美好的记忆是不会缺的。

年少是一段美丽的小时光,因为父母的庇护而变得梦幻瑰丽。而小

光中的等待会带来一种温馨的情愫。

小时候,我们习惯放学后一边写作业一边等爸爸妈妈下班回家,期待着他们手提包里的红苹果、大鸭梨、烤鸭、烧鹅……想着想着,就会狠狠地抿几下嘴唇,生怕一不小心,有口水流出来。当然,这种期待常常落空,若不是特别的日子,爸妈断不舍得花很多钱买那么多好吃的。然而,那个小小的期待一直都在,每天都在等待中享受着煎熬的美好。

上中学时,暗恋班上一个男生,觉得他帅气阳刚,声音好听,眼神明亮,长相靠谱。偷偷塞一张纸条给他。偷偷立在蔷薇花下,等待那个男生来赴约,黄昏的

阳光,美得耀眼……

年龄渐长,慌慌张张地去相亲,一次又一次。直到精疲力竭,终于对一个小伙子有了一点感觉,于是相约在一家咖啡馆见面。天空中飘着小雨,撑着伞走到咖啡馆,要了两杯咖啡,一个人坐在那里,用小银匙轻轻搅动咖啡,袅袅的香气中,慢慢品味着等待的滋味。那个人打电话来说,来不了了,临时有事。在等待中度过了一个美好的下午,临走时,回头看一眼,一杯尚满,一杯已空。

年轻时,很多等待都是美丽的,不求结果。那些单纯而美好的小时光如梦一样,埋伏在人生最初的地方,每每想起,心中便有柔软缓缓升起。

韩浩月

纸上情谊也隽永

皮皮

三个电影和两个女人

皮皮

七夕会

宠爱自己

隽秀

时尚

涂鸦记

老梅

老梅不知道毛毛说的这个道理对不对,但还是挺受用的。老梅对色彩感觉一直很有自信,构图看着也还行,唯独对线条没把握,一笔画下,心里总会有点哆嗦。

老梅想,按照“一万小时定律”,只要坚持画,总能让自己的手听指挥的。于是继续画,继续在微信上展示画求表扬,但真是越来越有感觉了。在这过程中,最需要学习的还有对于绘画工具的运用。老梅勇于请教,同事们乐于教,于是边画边学,每天花两小时画画,平时看见一个东西或是一段文字就可以立马转化成有画面的东西。

就这样,老梅天天画呀画……让自己的梦想成真了。老梅说2019年要出一本画册,开一个画展,貌似还有点希望呢!加油啊,老梅。

老梅用这种风格画插图。

老梅对于自己能否把这些画变成印刷品这件事没有自信,于是问喜欢的画家毛毛。毛毛说:我从你的画里看到了热爱,看到了你几十年来对画画的热情,你的构图和色彩都很棒,这是你几十年看画展读画册的成果,稍弱一些的只是你的线条运用和所谓画画技法。但是,你知不知道,画家老了之后希望的都是能忘掉所有的技巧,回到童年的绘画状态

的时候,老梅开始画画,标准的涂鸦,先是自画,随想随画,然后临摹一些喜欢的大家的画作。

某一天,老梅按照夏加尔的风格画了一幅,亮在微信朋友圈里,却不成想得到了一堆赞赏,接着老朋友赵波说她正要出一本新书,希望

老梅用这种风格画插图。

老梅对于自己能否把这些画变成印刷品这件事没有自信,于是问喜欢的画家毛毛。毛毛说:我从你的画里看到了热爱,看到了你几十年来对画画的热情,你的构图和色彩都很棒,这是你几十年看画展读画册的成果,稍弱一些的只是你的线条运用和所谓画画技法。但是,你知不知道,画家老了之后希望的都是能忘掉所有的技巧,回到童年的绘画状态

的时候,老梅开始画画,标准的涂鸦,先是自画,随想随画,然后临摹一些喜欢的大家的画作。

某一天,老梅按照夏加尔的风格画了一幅,亮在微信朋友圈里,却不成想得到了一堆赞赏,接着老朋友赵波说她正要出一本新书,希望

老梅用这种风格画插图。

老梅对于自己能否把这些画变成印刷品这件事没有自信,于是问喜欢的画家毛毛。毛毛说:我从你的画里看到了热爱,看到了你几十年来对画画的热情,你的构图和色彩都很棒,这是你几十年看画展读画册的成果,稍弱一些的只是你的线条运用和所谓画画技法。但是,你知不知道,画家老了之后希望的都是能忘掉所有的技巧,回到童年的绘画状态

的时候,老梅开始画画,标准的涂鸦,先是自画,随想随画,然后临摹一些喜欢的大家的画作。

某一天,老梅按照夏加尔的风格画了一幅,亮在微信朋友圈里,却不成想得到了一堆赞赏,接着老朋友赵波说她正要出一本新书,希望

老梅用这种风格画插图。

老梅对于自己能否把这些画变成印刷品这件事没有自信,于是问喜欢的画家毛毛。毛毛说:我从你的画里看到了热爱,看到了你几十年来对画画的热情,你的构图和色彩都很棒,这是你几十年看画展读画册的成果,稍弱一些的只是你的线条运用和所谓画画技法。但是,你知不知道,画家老了之后希望的都是能忘掉所有的技巧,回到童年的绘画状态

的时候,老梅开始画画,标准的涂鸦,先是自画,随想随画,然后临摹一些喜欢的大家的画作。

某一天,老梅按照夏加尔的风格画了一幅,亮在微信朋友圈里,却不成想得到了一堆赞赏,接着老朋友赵波说她正要出一本新书,希望

老梅用这种风格画插图。

老梅对于自己能否把这些画变成印刷品这件事没有自信,于是问喜欢的画家毛毛。毛毛说:我从你的画里看到了热爱,看到了你几十年来对画画的热情,你的构图和色彩都很棒,这是你几十年看画展读画册的成果,稍弱一些的只是你的线条运用和所谓画画技法。但是,你知不知道,画家老了之后希望的都是能忘掉所有的技巧,回到童年的绘画状态

的时候,老梅开始画画,标准的涂鸦,先是自画,随想随画,然后临摹一些喜欢的大家的画作。

某一天,老梅按照夏加尔的风格画了一幅,亮在微信朋友圈里,却不成想得到了一堆赞赏,接着老朋友赵波说她正要出一本新书,希望

老梅用这种风格画插图。

老梅对于自己能否把这些画变成印刷品这件事没有自信,于是问喜欢的画家毛毛。毛毛说:我从你的画里看到了热爱,看到了你几十年来对画画的热情,你的构图和色彩都很棒,这是你几十年看画展读画册的成果,稍弱一些的只是你的线条运用和所谓画画技法。但是,你知不知道,画家老了之后希望的都是能忘掉所有的技巧,回到童年的绘画状态

的时候,老梅开始画画,标准的涂鸦,先是自画,随想随画,然后临摹一些喜欢的大家的画作。

某一天,老梅按照夏加尔的风格画了一幅,亮在微信朋友圈里,却不成想得到了一堆赞赏,接着老朋友赵波说她正要出一本新书,希望

老梅用这种风格画插图。

老梅对于自己能否把这些画变成印刷品这件事没有自信,于是问喜欢的画家毛毛。毛毛说:我从你的画里看到了热爱,看到了你几十年来对画画的热情,你的构图和色彩都很棒,这是你几十年看画展读画册的成果,稍弱一些的只是你的线条运用和所谓画画技法。但是,你知不知道,画家老了之后希望的都是能忘掉所有的技巧,回到童年的绘画状态

的时候,老梅开始画画,标准的涂鸦,先是自画,随想随画,然后临摹一些喜欢的大家的画作。

某一天,老梅按照夏加尔的风格画了一幅,亮在微信朋友圈里,却不成想得到了一堆赞赏,接着老朋友赵波说她正要出一本新书,希望

老梅用这种风格画插图。

老梅对于自己能否把这些画变成印刷品这件事没有自信,于是问喜欢的画家毛毛。毛毛说:我从你的画里看到了热爱,看到了你几十年来对画画的热情,你的构图和色彩都很棒,这是你几十年看画展读画册的成果,稍弱一些的只是你的线条运用和所谓画画技法。但是,你知不知道,画家老了之后希望的都是能忘掉所有的技巧,回到童年的绘画状态

的时候,老梅开始画画,标准的涂鸦,先是自画,随想随画,然后临摹一些喜欢的大家的画作。

某一天,老梅按照夏加尔的风格画了一幅,亮在微信朋友圈里,却不成想得到了一堆赞赏,接着老朋友赵波说她正要出一本新书,希望

老梅用这种风格画插图。

老梅对于自己能否把这些画变成印刷品这件事没有自信,于是问喜欢的画家毛毛。毛毛说:我从你的画里看到了热爱,看到了你几十年来对画画的热情,你的构图和色彩都很棒,这是你几十年看画展读画册的成果,稍弱一些的只是你的线条运用和所谓画画技法。但是,你知不知道,画家老了之后希望的都是能忘掉所有的技巧,回到童年的绘画状态

的时候,老梅开始画画,标准的涂鸦,先是自画,随想随画,然后临摹一些喜欢的大家的画作。

某一天,老梅按照夏加尔的风格画了一幅,亮在微信朋友圈里,却不成想得到了一堆赞赏,接着老朋友赵波说她正要出一本新书,希望

老梅用这种风格画插图。

老梅对于自己能否把这些画变成印刷品这件事没有自信,于是问喜欢的画家毛毛。毛毛说:我从你的画里看到了热爱,看到了你几十年来对画画的热情,你的构图和色彩都很棒,这是你几十年看画展读画册的成果,稍弱一些的只是你的线条运用和所谓画画技法。但是,你知不知道,画家老了之后希望的都是能忘掉所有的技巧,回到童年的绘画状态

的时候,老梅开始画画,标准的涂鸦,先是自画,随想随画,然后临摹一些喜欢的大家的画作。

某一天,老梅按照夏加尔的风格画了一幅,亮在微信朋友圈里,却不成想得到了一堆赞赏,接着老朋友赵波说她正要出一本新书,希望

老梅用这种风格画插图。

老梅对于自己能否把这些画变成印刷品这件事没有自信,于是问喜欢的画家毛毛。毛毛说:我从你的画里看到了热爱,看到了你几十年来对画画的热情,你的构图和色彩都很棒,这是你几十年看画展读画册的成果,稍弱一些的只是你的线条运用和所谓画画技法。但是,你知不知道,画家老了之后希望的都是能忘掉所有的技巧,回到童年的绘画状态

的时候,老梅开始画画,标准的涂鸦,先是自画,随想随画,然后临摹一些喜欢的大家的画作。

某一天,老梅按照夏加尔的风格画了一幅,亮在微信朋友圈里,却不成想得到了一堆赞赏,接着老朋友赵波说她正要出一本新书,希望

老梅用这种风格画插图。

老梅对于自己能否把这些画变成印刷品这件事没有自信,于是问喜欢的画家毛毛。毛毛说:我从你的画里看到了热爱,看到了你几十年来对画画的热情,你的构图和色彩都很棒,这是你几十年看画展读画册的成果,稍弱一些的只是你的线条运用和所谓画画技法。但是,你知不知道,画家老了之后希望的都是能忘掉所有的技巧,回到童年的绘画状态

的时候,老梅开始画画,标准的涂鸦,先是自画,随想随画,然后临摹一些喜欢的大家的画作。

某一天,老梅按照夏加尔的风格画了一幅,亮在微信朋友圈里,却不成想得到了一堆赞赏,接着老朋友赵波说她正要出一本新书,希望

老梅用这种风格画插图。

老梅对于自己能否把这些画变成印刷品这件事没有自信,于是问喜欢的画家毛毛。毛毛说:我从你的画里看到了热爱,看到了你几十年来对画画的热情,你的构图和色彩都很棒,这是你几十年看画展读画册的成果,稍弱一些的只是你的线条运用和所谓画画技法。但是,你知不知道,画家老了之后希望的都是能忘掉所有的技巧,回到童年的绘画状态

的时候,老梅开始画画,标准的涂鸦,先是自画,随想随画,然后临摹一些喜欢的大家的画作。

某一天,老梅按照夏加尔的风格画了一幅,亮在微信朋友圈里,却不成想得到了一堆赞赏,接着老朋友赵波说她正要出一本新书,希望

老梅用这种风格画插图。

老梅对于自己能否把这些画变成印刷品这件事没有自信,于是问喜欢的画家毛毛。毛毛说:我从你的画里看到了热爱,看到了你几十年来对画画的热情,你的构图和色彩都很棒,这是你几十年看画展读画册的成果,稍弱一些的只是你的线条运用和所谓画画技法。但是,你知不知道,画家老了之后希望的都是能忘掉所有的技巧,回到童年的绘画状态

的时候,老梅开始画画,标准的涂鸦,先是自画,随想随画,然后临摹一些喜欢的大家的画作。

某一天,老梅按照夏加尔的风格画了一幅,亮在微信朋友圈里,却不成想得到了一堆赞赏,接着老朋友赵波说她正要出一本新书,希望

老梅用这种风格画插图。

老梅对于自己能否把这些画变成印刷品这件事没有自信,于是问喜欢的画家毛毛。毛毛说:我从你的画里看到了热爱,看到了你几十年来对画画的热情,你的构图和色彩都很棒,这是你几十年看画展读画册的成果,稍弱一些的只是你的线条运用和所谓画画技法。但是,你知不知道,画家老了之后希望的都是能忘掉所有的技巧,回到童年的绘画状态

的时候,老梅开始画画,标准的涂鸦,先是自画,随想随画,然后临摹一些喜欢的大家的画作。

某一天,老梅按照夏加尔的风格画了一幅,亮在微信朋友圈里,却不成想得到了一堆赞赏,接着老朋友赵波说她正要出一本新书,希望

老梅用这种风格画插图。

老梅对于自己能否把这些画变成印刷品这件事没有自信,于是问喜欢的画家毛毛。毛毛说:我从你的画里看到了热爱,看到了你几十年来对画画的热情,你的构图和色彩都很棒,这是你几十年看画展读画册的成果,稍弱一些的只是你的线条运用和所谓画画技法。但是,你知不知道,画家老了之后希望的都是能忘掉所有的技巧,回到童年的绘画状态

的时候,老梅开始画画,标准的涂鸦,先是自画,随想随画,然后临摹一些喜欢的大家的画作。

某一天,老梅按照夏加尔的风格画了一幅,亮在微信朋友圈里,却不成想得到了一堆赞赏,接着老朋友赵波说她正要出一本新书,希望

老梅用这种风格画插图。

老梅对于自己能否把这些画变成印刷品这件事没有自信,于是问喜欢的画家毛毛。毛毛说:我从你的画里看到了热爱,看到了你几十年来对画画的热情,你的构图和色彩都很棒,这是你几十年看画展读画册的成果,稍弱一些的只是你的线条运用和所谓画画技法。但是,你知不知道,画家老了之后希望的都是能忘掉所有的技巧,回到童年的绘画状态

的时候,老梅开始画画,标准的涂鸦,先是自画,随想随画,然后临摹一些喜欢的大家的画作。

某一天,老梅按照夏加尔的风格画了一幅,亮在微信朋友圈里,却不成想得到了一堆赞赏,接着老朋友赵波说她正要出一本新书,希望

老梅用这种风格画插图。

老梅对于自己能否把这些画变成印刷品这件事没有自信,于是问喜欢的画家毛毛。毛毛说:我从你的画里看到了热爱,看到了你几十年来对画画的热情,你的构图和色彩都很棒,这是你几十年看画展读画册的成果,稍弱一些的只是你的线条运用和所谓画画技法。但是,你知不知道,画家老了之后希望的都是能忘掉所有的技巧,回到童年的绘画状态

的时候,老梅开始画画,标准的涂鸦,先是自画,随想随画,然后临摹一些喜欢的大家的画作。

某一天,老梅按照夏加尔的风格画了一幅,亮在微信朋友圈里,却不成想得到了一堆赞赏,接着老朋友赵波说她正要出一本新书,希望

老梅用这种风格画插图。

老梅对于自己能否把这些画变成印刷品这件事没有自信,于是问喜欢的画家毛毛。毛毛说:我从你的画里看到了热爱,看到了你几十年来对画画的热情,你的构图和色彩都很棒,这是你几十年看画展读画册的成果,稍弱一些的只是你的线条运用和所谓画画技法。但是,你知不知道,画家老了之后希望的都是能忘掉所有的技巧,回到童年的绘画状态

的时候,老梅开始画画,标准的涂鸦,先是自画,随想随画,然后临摹一些喜欢的大家的画作。

某一天,老梅按照夏加尔的风格画了一幅,亮在微信朋友圈里,却不成想得到了一堆赞赏,接着老朋友赵波说她正要出一本新书,希望

老梅用这种风格画插图。

老梅对于自己能否把这些画变成印刷品这件事没有自信,于是问喜欢的画家毛毛。毛毛说:我从你的画里看到了热爱,看到了你几十年来对画画的热情,你的构图和色彩都很棒,这是你几十年看画展读画册的成果,稍弱一些的只是你的线条运用和所谓画画技法。但是,你知不知道,画家老了之后希望的都是能忘掉所有的技巧,回到童年的绘画状态

的时候,老梅开始画画,标准的涂鸦,先是自画,随想随画,然后临摹一些喜欢的大家的画作。

某一天,老梅按照夏加尔的风格画了一幅,亮在微信朋友圈里,却不成想得到了一堆赞赏,接着老朋友赵波说她正要出一本新书,希望

老梅用这种风格画插图。

老梅对于自己能否把这些画变成印刷品这件事没有自信,于是问喜欢的画家毛毛。毛毛说:我从你的画里看到了热爱,看到了你几十年来对画画的热情,你的构图和色彩都很棒,这是你几十年看画展读画册的成果,稍弱一些的只是你的线条运用和所谓画画技法。但是,你知不知道,画家老了之后希望的都是能忘掉所有的技巧,回到童年的绘画状态

的时候,老梅开始画画,标准的涂鸦,先是自画,随想随画,然后临摹一些喜欢的大家的画作。

某一天,老梅按照夏加尔的风格画了一幅,亮在微信朋友圈里,却不成想得到了一堆赞赏,接着老朋友赵波说她正要出一本新书,希望

老梅用这种风格画插图。

老梅对于自己能否把这些画变成印刷品这件事没有自信,于是问喜欢的画家毛毛。毛毛说:我从你的画里看到了热爱,看到了你几十年来对画画的热情,你的构图和色彩都很棒,这是你几十年看画展读画册的成果,稍弱一些的只是你的线条运用和所谓画画技法。但是,你知不知道,画家老了之后希望的都是能忘掉所有的技巧,回到童年的绘画状态

的时候,老梅开始画画,标准的涂鸦,先是自画,随想随画,然后临摹一些喜欢的大家的画作。

某一天,老梅按照夏加尔的风格画了一幅,亮在微信朋友圈里,却不成想得到了一堆赞赏,接着老朋友赵波说她正要出一本新书,希望

老梅用这种风格画插图。

老梅对于自己能否把这些画变成印刷品这件事没有自信,于是问喜欢的画家毛毛。毛毛说:我从你的画里看到了热爱,看到了你几十年来对画画的热情,你的构图和色彩都很棒,这是你几十年看画展读画册的成果,稍弱一些的只是你的线条运用和所谓画画技法。但是,你知不知道,画家老了之后希望的都是能忘掉所有的技巧,回到童年的绘画状态

的时候,老梅开始画画,标准的涂鸦,先是自画,随想随画,然后临摹一些喜欢的大家的画作。

某一天,老梅按照夏加尔的风格画了一幅,亮在微信朋友圈里,却不成想得到了一堆赞赏,接着老朋友赵波说她正要出一本新书,希望

老梅用这种风格画插图。

老梅对于自己能否把这些画变成印刷品这件事没有自信,于是问喜欢的画家毛毛。毛毛说:我从你的画里看到了热爱,看到了你几十年来对画画的热情,你的构图和色彩都很棒,这是你几十年看画展读画册的成果,稍弱一些的只是你的线条运用和所谓画画技法。但是,你知不知道,画家老了之后希望的都是能忘掉所有的技巧,回到童年的绘画状态

的时候,老梅开始画画,标准的涂鸦,先是自画,随想随画,然后临摹一些喜欢的大家的画作。

某一天,老梅按照夏加尔的风格画了一幅,亮在微信朋友圈里,却不成想得到了一堆赞赏,接着老朋友赵波说她正要出一本新书,希望

老梅用这种风格画插图。

老梅对于自己能否把这些画变成印刷品这件事没有自信,于是问喜欢的画家毛毛。毛毛说:我从你的画里看到了热爱,看到了你几十年来对画画的热情,你的构图和色彩都很棒,这是你几十年看画展读画册的成果,稍弱一些的只是你的线条运用和所谓画画技法。但是,你知不知道,画家老了之后希望的都是能忘掉所有的技巧,回到童年的绘画状态

的时候,老梅开始画画,标准的涂鸦,先是自画,随想随画,然后临摹一些喜欢的大家的画作。

某一天,老梅按照夏加尔的风格画了一幅,亮在微信朋友圈里,却不成想得到了一堆赞赏,接着老朋友赵波说她正要出一本新书,希望

老梅用这种风格画插图。

老梅对于自己能否把这些画变成印刷品这件事没有自信,于是问喜欢的画家毛毛。毛毛说:我从你的画里看到了热爱,看到了你几十年来对画画的热情,你的构图和色彩都很棒,这是你几十年看画展读画册的成果,稍弱一些的只是你的线条运用和所谓画画技法。但是,你知不知道,画家老了之后希望的都是能忘掉所有的技巧,回到童年的绘画状态

的时候,老梅开始画画,标准的涂鸦,先是自画,随想随画,然后临摹一些喜欢的大家的画作。

某一天,老梅按照夏加尔的风格画了一幅,亮在微信朋友圈里,却不成想得到了一堆赞赏,接着老朋友赵波说她正要出一本新书,希望

老梅用这种风格画插图。

老梅对于自己能否把这些画变成印刷品这件事没有自信,于是问喜欢的画家毛毛。毛毛说:我从你的画里看到了热爱,看到了你几十年来对画画的热情,你的构图和色彩都很棒,这是你几十年看画展读画册的成果,稍弱一些的只是你的线条运用和所谓画画技法。但是,你知不知道,画家老了之后希望的都是能忘掉所有的技巧,回到童年的绘画状态

的时候,老梅开始画画,标准的涂鸦,先是自画,随想随画,然后临摹一些喜欢的大家的画作。

某一天,老梅按照夏加尔的风格画了一幅,亮在微信朋友圈里,却不成想得到了一堆赞赏,接着老朋友赵波说她正要出一本新书,希望

老梅用这种风格画插图。

老梅对于自己能否把这些画变成印刷品这件事没有自信,于是问喜欢的画家毛毛。毛毛说:我从你的画里看到了热爱,看到了你几十年来对画画的热情,你的构图和色彩都很棒,这是你几十年看画展读画册的成果,稍弱一些的只是你的线条运用和所谓画画技法。但是,你知不知道,画家老了之后希望的都是能忘掉所有的技巧,回到童年的绘画状态

的时候,老梅开始画画,标准的涂鸦,先是自画,随想随画,然后临摹一些喜欢的大家的画作。

某一天,老梅按照夏加尔的风格画了一幅,亮在微信朋友圈里,却不成想得到了一堆赞赏,接着老朋友赵波说她正要出一本新书,希望

老梅用这种风格画插图。

老梅对于自己能否把这些画变成印刷品这件事没有自信,于是问喜欢的画家毛毛。毛毛说:我从你的画里看到了热爱,看到了你几十年来对画画的热情,你的构图和色彩都很棒,这是你几十年看画展读画册的成果,稍弱一些的只是你的线条运用和所谓画画技法。但是,你知不知道,画家老了之后希望的都是能忘掉所有的技巧,回到童年的绘画状态

的时候,老梅开始画画,标准的涂鸦,先是自画,随想随画,然后临摹一些喜欢的大家的画作。

某一天,老梅按照夏加尔的风格画了一幅,亮在微信朋友圈里,却不成想得到了一堆赞赏,接着老朋友赵波说她正要出一本新书,希望

老梅用这种风格画插图。

老梅对于自己能否把这些画变成印刷品这件事没有自信,于是问喜欢的画家毛毛。毛毛说:我从你的画里看到了热爱,看到了你几十年来对画画的热情,你的构图和色彩都很棒,这是你几十年看画展读画册的成果,稍弱一些的只是你的线条运用和所谓画画技法。但是,你知不知道,画家老了之后希望的都是能忘掉所有的技巧,回到童年的绘画状态

的时候,老梅开始画画,标准的涂鸦,先是自画,随想随画,然后临摹一些喜欢的大家的画作。

某一天,老梅按照夏加尔的风格画了一幅,亮在微信朋友圈里,却不成想得到了一堆赞赏,接着老朋友赵波说她正要出一本新书,希望

老梅用这种风格画插图。

老梅对于自己能否把这些画变成印刷品这件事没有自信,于是问喜欢的画家毛毛。毛毛说:我从你的画里看到了热爱,看到了你几十年来对画画的热情,你的构图和色彩都很棒,这是你几十年看画展读画册的成果,稍弱一些的只是你的线条运用和所谓画画技法。但是,你知不知道,画家老了之后希望的都是能忘掉所有的技巧,回到童年的绘画状态

的时候,老梅开始画画,标准的涂鸦,先是自画,随想随画,然后临摹